



## 迟来的懂得

□陈凤兰



如果给我母亲冠以头衔,那就四个字——“农村妇女”。

“妇女”,意味着“头发长见识短”。而“农村妇女”,尤其还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,那简直就是旧时代旧观念的集大成者。作为母亲的女儿,我却成了她传统女性思想斗争的对象。

于是,我们都活成了对方嫌弃的模样。

在父亲眼中,母亲就是延续家族血脉的生育机器。因为爷爷的入赘,父亲的单传,所以必须在我们这一代来个男丁满堂。还好母亲的肚子很争气,在接连生了我之后,又流产了我二姐,再继续生了我之后,又给我带了个妹妹。可惜,父亲的脸拉得很长,人前人后全然没有做乡村干部的嘚瑟劲。最终,在母亲的默许下,妹妹被父亲送人。两年后,全家迎来了家里唯一的传承人——我弟弟。那一天,全村人都来祝贺,连我都吃了好几个破损的红蛋。父亲的腰板挺直了,母亲也终于松了口气,像是完成了一项壮举。

母亲是个劳动好手,这句话放在她身上,都不知道是贬义还是褒义。母亲没出嫁之前,就是生产队拿工分数一数二的“铁姑娘”。夏天稻子刚抽穗,母亲就顶着炽热的太阳,“面朝湖水背朝天”,赤脚踩在烂泥里去拔稗草。“有毛稻,无毛稗”,母亲总能从有无毛稗,根的颜色,甚至结节处的样子辨认出稗草和稻秧的区别。然后拔草带根,等手上攥了一小把,抽一根旋转两圈,打个结,“呼”的一声,扔到田埂上,

等着它们的命运就是被曝晒至干枯。母亲种的田地里,地里庄稼俨然,田埂上连婆婆婆,猫眼草、狗尾草的影子也没有,被“绣花”般的母亲除得干干净净。

我们对此却很轻蔑。只会“体力劳动”的母亲混在一群壮力中,“嗨哟嗨哟”地挑两桶猪粪,回家后远远都能闻到一股臭味。母亲也必须让我姐和我加入劳动大军,扯绿肥,割猪草,掐棉花尖,甚至晚上用瓶罐去抓棉花虫。还不能出工的我们,只能做活计的前半部分,绿肥扯好后,堆一堆。最终把扯好的草合拢,并挑回家的一定是母亲。至于拾好的棉花要过磅,深夜捉到的虫子要数数,拉好绳子的秧苗要完工,那些都是母亲负责善后。而我们,早已回家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,还“哼唧唧”地喊着腰酸背痛。

我的心思在看了一半的《说岳全传》上,在父亲蝌蚪似的《红楼梦》的歌词曲谱本上,在刘三姐的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的旋律中……母亲对我们“人模狗样”装作知识分子的样儿,很是不满,“你们都是当官的,我就是家里的奴隶。”我们姐弟几个也不吭声,煤油灯下佯装认真写着作业。黑暗中,母亲佝偻着身子,在墙角的砖头砌成的平台“咔嚓咔嚓”地切着猪草,隐隐地听到她“唧唧唧”的抽泣声。

母亲是个种菜能人,本着“寸土不让”的精神,把我家三间茅草屋前的一小片方块地,交替安置了黄瓜、豇豆、红薯、萝卜、黄芽菜、冬青菜等蔬菜。整天诗情画意的父亲却蠢蠢欲动,开启了花卉与瓜果蔬菜

的争锋。最终芍药、玫瑰、牡丹花、彼岸花等占了上风。甚至含羞草、木薔薇也“趁虚而入”,拥有了份土地所有权。我和父亲赢了,母亲的葱姜蒜韭只能蜗居于西南角。“香草美人”最终战胜了庸俗俗物,而我们的精神高地也战胜了母亲这种农村妇女的苟且。

20世纪80年代,一股女性觉醒的思想正暗流涌动,“沿着江岸,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,正煽动新的背叛”,舒婷的一声疾呼,让无数的女性开启了男女平等的诉求:“如果我爱你……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……”热血青年的我,唯一的夙愿,就是不要成为我母亲这样的女人。甚至一度我把自己名字中的“兰”,改写成“男”,虽然声母不同,但在江淮语系中发音基本相似。

我立志“背叛”母亲,以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。于是,不愿“事稼穑”的我,最终埋头读书,上大学,进城市,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。不愿被母亲改造成未来婆家好儿媳的我,坚持单身到近三十岁,才不得已嫁人。不愿围着锅台转的我,宁可辛苦码字,也不愿做一个洗衣做饭羹的黄脸婆……

可是很多年过去了,父亲已经作古,母亲也垂垂老去,我也已过“知天命”的年纪。我忽然发现,我和母亲之间的坚冰在悄悄融化。身为女儿的我,最终也成了人妻,成了母亲。每一次遭遇变故,我都会想起那个在暗黑处,勾着身子,一边切猪草一边轻声抽泣的母亲。也理解了她从

小便是失去双亲的孤儿,没有得到过呵护与疼爱,没有上学机会,甚至连出嫁都没能有自己的主张。只跟父亲婚前见过一面的她,一进入婚姻,就成了生育机器。在这个家庭中,她没有任何话语权,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劳动,劳动,再劳动。她种蘑菇,育三季的蚕,养老母猪,甚至骑自行车挨村挨户地去卖她种的蔬菜。她其实早就是一个女人,她把自己活成了男人的样子。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说:

“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,她是变成女人的。因为改变而脆弱,因为改变而强大。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母亲是一方大地,一片宇宙。她们能够汲取生命的源泉,孕育希望与未来。母亲是河流,是大江,滋养孩子与男人的身心。母亲是世界的源头,是道法自然中的“一”,是一切永恒的生命力。

多年后,只能仰着头跟儿子说话的我,渐渐懂得了“母亲”这个词语的内涵,也悟到了女性的坚韧与刚强。最终,我还是活成了母亲的模样。当老公夸赞我是“贤妻良母”时,我有种从心底涌出的幸福与窃喜。

但愿这份迟来的懂得,让一切都还来得及,从此四时充美,世事安宁。



怀抱 CFP 供图

## 我在供销社电大班兼职

□瞿光唐

这个班学员组成特别,年龄相差十多岁。有几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,他们因工作、家庭等原因,恢复高考后,错失了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,这一次电大班办在了家门口,自然非常珍惜。还有部分中专毕业生,他们大多已成为供销社骨干或者部门负责人。

我的两个同事,为了报考某财经学院,也来电大班听课复习。

那时电大尚未实行注册入学,取得入学资格必须通过入学资格考试。

电大班正式开始电大课程学习之前,有两个月的入学考试复习时间。因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,我就根据考试大纲要求,想方设法为学员拾遗补缺。

课余时间,我除了备课、批改作业,还编写补充复习资料,自己动手刻写钢板、进行油印,经常忙到三更半夜。

班主任陈老师客气,给了0.6元/张的报酬,算是对我额外劳动付出的褒奖,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。这种感受,对于我们兼职教师,十分正常。

我在电大班兼课,用的是业余时间,星期天或者工作日晚上。

学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,不少人还有繁重家务的牵累,但大家总是克服困难,坚持到校,一课不落。我感同身受,兼课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某晚长时间雷阵雨,电闪雷鸣,狂风大作,家人劝我请假,我深知肩负的责任,冒雨骑车前往。

前方行道树上的一个大树根突然断落下来,差点砸在我身上,好在有惊

无险。这事被同学们知道了,我站在讲坛上,赢得了掌声一片。

电大班学员平时上课,在电视里收看中央电大课程内容讲解,这是单向的,缺少即时互动。而辅导课,作为收看电视课的补充,显得十分重要。辅导教师与学员互动,可以充分发挥辅导答疑作用。在其后的将近2年中,我根据中央电大有关数学课程的安排,陆陆续续地为他们提供了期末考试前的教学服务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通过入学考前辅导,该班学员全部被录取。其后的电大微积分等课程考试,也悉数高分通过。三年后,学员们都获得了电大大专文凭,一个个喜形于色,我也如同喝了蜜糖似的,心里甜滋滋的。

师生们业余时间的辛勤付出,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喜悦。

市电大副校长还特地给我来电,表示祝贺。

40年过去了,每当我看到那份

红彤彤的《聘请书》,自然会想起当年躬耕电大三尺讲台的幸福情景,

仿佛如昨。今天,各行业系统自办的电大班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这是历史的必然,时代的进步。不同的年代,就有不同的办学形式。

人们有理由怀念上世纪80年代电大班的夜校灯光,一大批中青年,在这

灯光照耀下,获得了更加光明的前程。而我这个兼职教师,也收获了沉甸甸的回忆。



## 帮妈妈发条朋友圈

□尹画

79岁的妈妈,是4年前才玩起微信的。

有了微信之后,妈妈加入了家族群。她只会用手写方式输入文字,由于眼睛不好,所以输出来的语句里有错别字是常态。她玩得最溜的是发送表情符号,也学会了给朋友圈点赞。每天早晨醒来她就浏览朋友圈,在我们的每一条动态下点赞,像皇帝批阅奏折似的。但4年来,妈妈自己的朋友圈却是一片空白。她说自己既拍不好图片,又写不好文字,也不懂如何发朋友圈,所以从没打算发。

今年3月妈妈79岁生日时,我回到家乡。那天,我在一座新建成的五星级宾馆预订了包房给她办生日宴。妈妈穿了好看的大衣,还戴了假发套,我在宾馆外和大堂里给她拍了许多照片。

星级宾馆的服务热情周到。服务员给妈妈戴上一个“皇冠”,切蛋糕吹生日蜡烛时,领着大家一起唱生日歌,还帮我们拍了全家福。我给妈妈订了一个“许愿池九宫格蛋糕”,由9种不同口味的小方形蛋糕组合而成,每块小蛋糕上都插一个心愿牌,写着快乐、健康、美丽、发财、好运连连、福气满满等9个心愿。妈妈挑了一块“快乐”的心愿蛋糕,拿起来对着镜子,眉开眼笑。

我突然想,何不帮妈妈发个朋友圈呢?于是,我挑出几张妈妈满意的,又加了点滤镜,问,我帮你发个朋友圈哦?妈妈有些不好意思,我告诉她,发朋友圈不单单是给朋友看,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记录和保存下来。

妈妈把手机递给了我,我挑选了宾馆外景、包房里的布置、蛋糕、美食、长寿面,妈妈的3张单独照以及全家福,合成九宫格,以她的口吻编辑好文字,按了发送键。妈妈第一次在手机上收到朋友们的点赞,开心极了。她曾经是省劳模,目前仍在居委会里兼职,人缘非常好,一下子就收到几十个赞和好多的生日祝福。

第二天,我带着妈妈春游。当天安排的活动,是“乘地铁+打卡网红美食餐厅+公园赏梅散步”。我们从离家最近的地铁口入站,我教她如何刷卡进站。妈妈有个闺蜜群,每隔两个月老朋友们会团聚一次。从前妈妈总是坐公交车过去,不仅路上时间长,有时还需要转车。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打车App,有了地铁,至少多了个交通选择,以后出行就会方便许多。

我们打卡的那家网红美食餐厅,位于翰林府文化产业园。从地铁出来,按照导航指示的路线,我们边走边聊。妈妈说,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,但这些区域和路线都没有走过。当我们拐进一条叫“文峰路”的小路时,没想到来了一个惊喜:寻常的小路两侧墙壁上画有“濠河十景”。我们一幅一幅地欣赏,挑了几幅当作背景,给妈妈拍照。小路转弯处的墙外,恰有几座别墅露出红色的屋顶,有这样的风景作衬,妈妈的每一张照片都拍得好看。

中午,我们就在那家餐厅里吃了外婆小酥肉、拇指生煎、OO肠、奥利奥豆乳冰沙……餐厅里几乎都是年轻人,就我和妈妈两个年龄大的人。可谁又能说老年人不可以打卡网红餐厅呢?新鲜的玩意儿,年轻人的快乐,我们也喜欢体验啊。

餐厅对面是一座老公园了。饭后我和妈妈挽着胳膊在里面散步、赏花。午后的阳光温柔地洒落在我们的肩头,公园还是记忆中的模样,可我和妈妈都已经老了。妈妈喜欢给我讲亲戚家里的故事,我就做一个乖乖的听众。看到公园里的红梅开得如火如荼,我让妈妈站到树下,给她拍了一些照片。

晚上,我又一手包地帮妈妈发了朋友圈。老人家看一会儿电视,瞥一眼手机,我晓得,她是在等着看别人给她点赞。

那天我也发了一组朋友圈,主题是“逗妈妈开心”。我写下这样一段话:逗妈妈开心一点儿也不难,就是带她去坐坐新地铁,帮她在“濠河风景街”拍照,陪她去打卡年轻人爱吃的美食,挽着她的胳膊一起在公园里散散步、赏赏梅、聊聊天,顺便在盛开的梅花树下再拍照。最关键的是,回家挑好9张图,编辑文字帮她发朋友圈,让她坐在沙发上,看着电视拿着手机等着看别人的点赞,哈哈。

很多时候,老人的确像是一个孩子,需要逗逗他们,才开心。

## 母亲的谜语

□孙同林

乡村的孩子,大多是泡在大人的故事中长大的。我们小时候,总是盯着母亲讲故事。母亲说,我哪有那么多的故事,说个猜猜儿你们猜吧(如东人把谜语说成“猜猜儿”)。

母亲像众多农村妇女一样,虽然不识多少字,却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。母亲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打开民间文学的宝库,多少个夜晚,她用智慧的才华启迪我们的想象,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。

母亲说谜语,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,不失时机。吃饭的时候,母亲说出一条谜语:“一只雀儿,飞上桌儿,你抓它尾儿,它亲你嘴儿。”我们都觉得有点稀奇古怪,简直不可思议,什么东西会飞上桌子来,你抓它却亲你?母亲见我们答不上来,便循循善诱地启发我们。她拿起桌子上的勺子,在我们面前舀汤喝,我忽然醒悟:“是勺子。”母亲见我猜出谜语,也非常开心。

母亲谜语的谜底,大多是农村常见的物品,“一个老汉九十九,天天爬起来喝冷酒。”“一个老汉没多高,浑身挂满弯镰刀。”“东边挂挂西边挂,哪个猜到叫我三大大。”这类谜语,母亲还有很多很多。母亲的谜语,念起来抑扬顿挫、平仄押韵,而且谜底非常吻合、形象。

至今还记得,有一天,母亲叫我扫地,当我拿起笤帚的时候,她给我说了一个谜语:“一个老汉八十八,天天起来地下擦。”我一时猜不出,母亲说:“你好好扫地就知道了。”我一下意识到是笤帚,便与母亲会心地笑起来。

“大姐在树上叫,二姐吓一跳,三姐拿棒打,四姐拿灯照。”这可以作为母亲谜语的代表作,通篇是乡言村语,而且言简意赅,很直观地道出乡间四种昆虫:叫的是知了,跳的是蚂蚱,拿棒的是螳螂,照亮的是萤火虫。生活在农村的孩子,对这些昆虫并不陌生,我们深为谜语的形象化感叹,猜到时更是兴奋不已。

我觉得母亲真不简单,是一位高明的诗人,把乡间最普通最寻常的东西都罩上了诗意。

“要开花,不开花,开起花来一屋子装不下。”这是母亲在一个晚上说给我的谜语。她一边用火柴点灯,一边说。我当然一下子就猜出是灯光。母亲就是这样,用一个个谜语,吸引我不断寻求新知识,用一束光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记得有一次,母亲给我们兄弟姐妹说了一个谜语:“弟兄七八个,围着柱子坐,大家一分手,衣服就扯破。”母亲在说这个谜语的时候,不像平时一样嬉笑,而是一脸严肃。母亲没有等我们去猜想,就拿出一个大蒜,演示给我们看。还真是,大蒜的中间是一个圆柱子,七八个蒜瓣紧紧地围在四周。蒜瓣在母亲的手中被掰开,外面的蒜衣破了。母亲说:“看到了吗,弟兄们分开了,有什么变化啊?”我们说:“蒜皮破了。”母亲看看大家,意味深长地说,我们一家人就跟这大蒜一样,只有一心团结,互相关心,才能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,一经破了,家也就没了。母亲就是这样,将生活的哲理寓于通俗的谜语里,让我们从中参悟,警醒。母亲的谜语,至今品味起来,仍能咂出特殊的味道。

我们在母亲的谜语里成长,在母亲的谜语里明理。母亲虽然因病早逝,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炫耀的物质财富,但她和蔼谦逊的为人,勤劳节俭的人品,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。

诗人的特拉克尔说,我们是大地上的异乡者,我们的家园在哪儿?最终还是大地。任何形式的奔走,结果还是在地球上。是的,在城市流浪的我们,都是大地上的异乡者。我们守住根,贴着地面,朝着阳光,又一次地漂泊、流浪……飞到哪儿,哪儿就是家园,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壤,然后用力生活,孕育生命的光彩。

我又俯身看着这一地的灿烂,迎着风,噘起嘴唇,银色的天使,精灵的孩子,在风中,它们飘向远方。

蒲公英,婆婆丁。